

越風

半月刊

第一期

昔夕編錄力錄在越

平書初

依節號行已氣印越年遠月同志書

蘇海平任心恨睡長尖路自越力國人

者失創庭見以類、所城五林精

傑燬島所學恩、字如

于安仁老年十一、越、



性良以字著 越年及七年 越七出城 越上書 越為不 越希 越送

本刊贊助人題名

(以簽名先後為序)

胡健中 余翊園 潘承先

黃石若 鄧以禮 馬寅初

許世英 王翰屏 潘承先

白之六 羅維寧之 徐青甫

潘之辰 方青德 徐行恭

葉雨亭 金嗣名 陳伯衡

三廷振 朱虫清 卜世八

陳本雷 葉介彤 潘承先

越風社同人信條

- 一、不張幽默惑眾
 - 一、不以巧言欺世
 - 一、不倡異說鳴高
 - 一、惟持真憑實據
- 和世人相見

越風 半月刊 第一期

目錄

封面(李慈銘手札)	胡健中
李清照在金華	胡適
南社的始末	郁達夫
記曾孟樸	曾樸
哀文	黃萍蓀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	高乃同
談蔡元培的啟事	陳師懷
湖上	松亞子
文苑	邵蕪子
	曹思永
	徐蔚岑
	祝文白
	俞平伯
歸佩棣記	余紹宋
燕雙樓詩話	金東雷
鄭欽成之風波相	黃華
越縵之史的研究	陳蕩里
後記	萍蓀
舊聯新輯	文璵

李清照在金華

胡健中

郁達夫先生遊臨安，在臨安縣志上尋不出蘇東坡和琴操當年的一段風流故事，心中老大的不高興，因此做了一首七絕詩道：「山既玲瓏水亦清，東坡曾此訪雲英，如何十卷臨安志，不記琴操一段情。」達夫這種感慨，當我去年秋天遊金華，登八詠樓，憑眺樓的下雙溪，再回到旅館拿金華縣志翻閱了之後，也同樣的在我心上發生過。

六百年前，這八詠樓下的雙溪，是一個名勝的所在，也是當時金華城中的仕女們裙屐憑臨之地。我們中國文學史上惟一的天才女詞人李清照，便是這裏可以看到的一個遊客。她曾經以這一條合流的溪水為對象而做了一首武陵春小詞，詞曰：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道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

原來李清照自從她的丈夫趙明誠病死在南京之後，因為金人南犯，天下大亂，她的濟南老宅和他們夫妻倆以畢生精力所搜羅的許多極名貴的金石書畫，固然統統成了灰燼，即連準備送到南昌她的丈夫的妹婿那裏去的兩萬卷書，兩千卷金石刻，和一些器皿銅器，也都在南昌失陷的當中完全委棄了。這時宋高宗已被敵人追迫着遷都到浙江來，宋室的江山，已經亡了一大半。在這種家亡國破，人去樓空的悲慘無依的環境中，我們的女詞人祇帶了殘餘的幾十本李杜韓柳的集子和很少的一點漢唐石刻以及三代鼎彝之類，千里迢迢的飄泊到浙江來投靠她那在台州做官的弟弟李迒。因為避難，她的足蹟，幾乎走遍了杭州，台州，溫州，紹興，衢州，嚴州一帶，最後在紹興四年的冬天，又由嚴灘到了金華。我們的女詞人此時已經是五十三歲的垂暮之年，老了！

在金華，她住在一個姓陳的屋子裏。這位女詞人，當更長燭明，良夜凄其的時光，固然可以和家人們鬥門小牌，聊解岑寂，而風和日暖，窗軒明靜的當兒，那種未亡人的孤冷生涯，也就很難捱得過去。在一個暮春三月，金華的名勝雙溪遊侶如雲的天氣，我們的女詞人於懷念前塵，欲遊又止，無可奈何的情緒中，含着兩眶情淚，便做成一首哀感絕倫千古傳誦的新詞，就是上面所記的武陵春了。有人說李清照和她的弟弟「老於金華」，確否不可考，但她在金華住了好幾年，已是比較可信的。她那有名的打馬圖和打馬賦都是在金華寫作的。同時，一部漱玉詞，除上述武陵春一詞外，我們雖指不出還有那幾首是在金華做的，但她的晚年諸作如聲聲慢，鬲梅行，清平樂等至少總有幾首是在那裏產生的。

這樣一個女詞人，這樣一個文苑佳話，而光緒最後版的金華縣志竟付闕如，即連「流寓」一章內，也找不出一個字，我當時遊龍雙溪，翻閱了縣志，很覺失望，並且也替金華可惜。將來如果重修縣志的話，我們希望金華的老師宿儒如王孚川先生等出來主張主張，庶幾替遊金華的人們添上一點留戀低徊的資料。

南社的始末

胡懷琛

正如作者所云南社不但是個文學團體，且和中國的政治也有很大關係。二十餘年來國內士人學子的腦中斷都已印有南社二字，俱料想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人，正還多著。胡先生今為本刊特撰此文，感情厚意，固屬可感；惟吾知讀者閱後必將有更進一步的欲求。道至。因為胡先生僅刻畫出了南社的一個輪廓，這裏面自還有無數珍貴的資料隱藏未露。這第二步的發現，我們只有盼望手無南社的想從前輩如柳亞子、陳陶遺、朱少屏、黃賓虹、葉楚傖、胡經安諸先生的動手了。遺憾，使後人對此革命的文學團體可得一明確的概念，不至如幾社復社一樣的不能將適地給人知道。要知道這事既難，亦是有神史乘，願非專為談風拾繡而實也。

編者識

一 緣起

南社是成立於二十六年前的一個文學團體。它在辛亥光復前後，不但是和中國的文學有很大的關係，而且和中國的政治也有很大的關係。這是不必多說的了。但這個團體的歷史，一般的人，未必十分明瞭，約在民國十七八年之間，我方在編輯某雜誌，曾寫信給柳亞子先生，請他寫一篇南社的歷史。誰知柳先生不肯寫。我自己呢，雖也是社友之一，但對於社事也不能十分清楚，當然不敢寫。後來只把我手邊所有的關於南社的文章，集合

在一起，題名為南社掌故，完全是述而不作，只是輯錄他人的文章，自己並沒有寫甚麼。

則盼望有他人能做這工作。

二 南社的發起及其集會

今年越風雜誌又囑我寫一篇關於南社的短文。同時也請柳先生給我些材料。柳先生依舊是沒有把材料給我，他只叫我自己寫。寫一篇南社的歷史，本來是我的初意，但事情太難，實在辦不到。今既承越風要求，我便將我個人所知道的南社，隨便寫一點。當然，我所知道的是有限得很，但所寫的力求準確。讀者或可以知道南社歷史之「一斑」；至於「全豹」

南社係成立於清宣統元年的十月

初一日（公曆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三日）

發起人為陳去病、高旭、柳棄疾等三人。

陳去病字佩忍，號巢南，江蘇吳江人。

已於民國二十二年逝世，年六十歲。

高旭字天梅，號鏡劍，江蘇金山人。已

於民國十四年逝世，年四十九歲。

柳棄疾字安如，號亞虞，又號亞子。今

以號行（亞子）。江蘇吳江人。現年四十

九歲。

南社第一次集會的地點，是在蘇州虎邱張東陽祠。時間是宣統元年冬季。我是在宣統三年夏季才加入的。第一次集會的情形，我當然不知道。後來從柳先生處得知第一次雅集到會的人計有下面幾位：

社友 陳去病字吳南江蘇吳江人

已故

柳亞子以字行江蘇吳江人

朱錫梁字梁任江蘇吳縣人

已故

龐樹柏字槩子江蘇常熟人

已故

陳陶遺以字行江蘇金山人

朱少屏以字行江蘇上海人

俞 鈞字劍華江蘇太倉人

馮 平字心俠江蘇太倉人

趙正平字厚堅江蘇寶山人

林鑑均字立山江蘇丹陽人

沈 炳字道非浙江嘉善人

諸宗元字貞壯浙江山陰人
已故

胡頌之字渠長浙江山陰人

黃 質字敬虹安徽歙縣人

蔡 守字哲夫廣東順德人

林之夏字秋葉福建閩侯人

景耀月字秋陸山西芮縣人

共十七人

來賓 張雲甄 張季龍 江蘇陽

湖

自第一次集會後，規定每年春秋兩季，各集一次。地點臨時酌定。為集會便利起見，大概常任上海。在上海的地點，不是愚園，便是徐園。愚園今已廢，遺址在靜安寺路愚園路。徐園在康廬股路，當時候是很清靜的，現在已變成熱鬧區域了。

三 南社的職員

南社初起的組織，是公推編輯員三人，會計書記各一人，庶務三人。每歲一易，在集會時公舉，連任者聽。編輯三人，分為

選文、選詩、選詞三部，每人各管一部。第一次當選編輯員的是陳去病、高旭、龐樹柏等三人。第二次當選的，為陳去病（字太一）、景耀月、王蘊章（字西神）等三人，但各人均忙於他務，一切都由柳亞子一人包辦。從民國三年起，取消編輯員，改選主任一人，總攬社務。由柳亞子連任至民國六年八月後為止。最後的主任是姚光（字石子松江金山人），支持殘局，也有六年之久。

四 南社的出版物

南社的出版物，用南社名義出版的，始終只有南社一種，就是前而所說山編輯員選編的社友之稿。自清宣統元年起，至民國十二年止，先後共出二十二集。每集分文、詩、詞三類；規定文詩各四十頁，詩二十頁，共一百頁。但事實上前數期頁數不足一百頁，最後數期又超過一百頁，第二十三集甚至分為上下兩冊。第一集印數不多，我始終沒有見過。我所見到的從

第二集起。但因遷徙及屢次戰爭關係現在家裏一本也沒有了。

此外有胡樸安重選的南社叢選。他是用私人名義編輯，用私人名義印行的。內容是從南社第三集起，至第二十一集止（第二十二集未及錄入），選出一部份比較簡單的，易讀的，他選輯的標準，是以人為重，大約每個人的作品，只要南社中是收入的，他至少要選一二篇（他自己的一篇也不選）。此書有汪精衛、傅鍾安、柳亞子諸人序，及其本人自序，說明選此書的命意，並連帶說到關於南社的話。今以文長不及備錄。又有南社小說集一種，是用南社的名義編輯，而由文明書局出版的（出版在民國四五年間）。至如社友個人的出版物，則多不勝計。

五 南社社友數目及其籍貫

南社社友，在辛亥光復以前，還不少。在我加入時，怕還不滿一百人。在辛亥以後繼續加入的很多，總數我不能知

道得的確，大約總在一千以上。在辛亥以前加入的社友，宗旨比較的純粹一些，在辛亥以後加入的，就很複雜了。到了民國六年八月後，就因內部的糾紛，而有趨於無形停頓之勢。以後曾舉行集會兩次，發刊社集兩期，至十二年十二月以後，始完全停止進行。但南社在社會上的地位，却已成爲歷史的了。

社友的籍貫，以江蘇浙江兩省爲多。次則廣東湖南福建四川安徽江西。其次則山西陝西山東湖北廣西雲南貴州河。北河南甘肅遼寧各省均有人加入。這是大概的情形。詳細的社友地理分配表，我無法可以做。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中要人，有許多位是南社社友。民國初年上海及江浙內地國民黨各報館的記者，大多數是南社社友。今中央政府中要人，也有好多位是南社社友。而已經殉難及病故的社友，約數已在十分之一以上了。

六 南社廿週紀念及臨時集會

南社自停止進行以後，直到民國十七年，由第一次集會到會人發起舉行二十週紀念，於該年十一月十二日集會於虎邱冷香閣。那天雖然天氣不好，有些小雨，但是由京滬杭各地赴會的人依舊很多。大家冒雨登山，很是高興。當時曾提議恢復社務，但因種種關係，沒有實行。到民國二十三年，又由柳亞子等發起，於三月四日晚上，在上海北四川路新亞酒店臨時雅集。那天到會的人更多。社員及非社員（臨時參加的），共一百零九人。那天晚上，我雖也到會，但是因事早退。第二天在報上見到那晚上的情形非常熱鬧。柳先生也很高興，曾當筵朗誦詩詞，可惜我早退，不能一同「盡歡而散」。後來又發起點將，推蔡子民先生爲冕天王（蔡先生是來賓），柳亞子先生爲宋公明。以外各人都一分配，剛巧連冕天王共一百零九人。這張點將錄的名單，曾載於該時

上海各日報上，我想「好事者」還有保存著的。（上海市年鑑也已轉錄）當時也有人提議恢復南社，但柳先生却以為不必，不如讓他永久成爲一個歷史上有名的團體。或隔幾年，臨時集會一次，只是紀念的性質，並不是繼續進行。但以後也沒有舉行過紀念式的集會，我很希望能舉行。

七 附記新南社

在民國十二年間，曾由柳亞子發起，糾合一部份社友和非社友組織新南社。新南社成立於十二年十月十日。柳亞子當選社長，邵力子、陳望道、胡棣安當選編輯。曾出版社刊一冊，名爲新南社社刊，主編人是邵力子。該刊所載宣言，則爲葉楚傖的年華。出了一期以後，便沒有續出。而新南社以後也只集會過一次，就無形的停止進行了。

八 附言一

這篇短文，雖是由我寫的，但寫過以

胡棣安 南社的始末

後，曾經送給柳亞子先生看過。我所不知道的事，當然遺漏了不少，但是寫入這文中的事實，大概不會有甚麼錯。讀者如要看看南社發起時的宣言書，及其章程等，或是要新南社的宣言書等，可看上海的學藝團體一書。（上海市通志館期刊抽印本）讀者如要看看南社社友的作品，可看南社叢選。（胡棣安編，現由上海膠州路佛學書局發行）讀者如要看看南社臨時雅集時點將錄的名單，可看上海市年鑑。（上海市通志館發行）讀者如要看看南社小說集，可向上海中華書局去買，或者道可以買得到。（原是文朋書局出版的，後歸中華代賣）

此外南社社友個人的詩文詞集，或各地著作，多至不可勝數。在這裏也無法可以略說其一二了。

九 附言二

大家都知道復社和復社是明清間兩個極重要的文學團體。但是他們的歷

史，很少確實而詳盡的記載。關於復社的，有杜登春的社事始末關於復社的，有陸世儀的復社紀略和吳偉業的復社紀事。然今細讀他們的書，終不免有主觀的話。至於紀載無系統，更是前人著書的通病。但我們有了這些書，究竟能知道一點關於復社的事。可見這一類的書的重要。今我寫此文，當然不敢妄比古人，只不過聊供讀者參攷之一助而已。事實的確實性，前面已經說過，至於主觀一層，究竟有沒有，自己也不能知道，只不過是極力想免去了罷了。

記曾子孟樸先生

郁達夫

曾孟樸先生作故的時候，東南日報的記者黃澤霖先生曾來訪問過我，已經

將先生的身世約略讀過一遍了，後來看見郁洵美先生在人言上，鄭君平先生在新小說上各做過一篇關於曾先生的文字；現在在林語堂、陶亢德兩先生合編的宇宙風土，并且還登載了哲嗣盧白先生自己編撰的一部很詳盡的孟樸先生的年譜，要想知道曾先生的一生經過，和著作學問以及任事履歷的人，但須去翻讀第二第三期的宇宙風土對，這裏我祇想寫一點先生和我個人的交誼。

當我遷上杭州來住之先，因為時勢與環境的關係，不得不在洋場的上海寄寓，前後計算起來，自民國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

上了七八年的光景。這一段時間，是中國新書出版業的黃金時代；上海的新書店開得特別的多，而一般愛文學、寫稿子的人，也會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來是商業中心的這一角海濱，居然變成了中國新文化的中心地。

洵美他們的金屋書店開幕了不久，後來又聽見說，曾先生父子也拉集了幾多股子，開起真美書店來了；我當時因為在生病，所以他們開幕的時候請客，終於沒有去成。那時候洵美的老家，還在金屋書店對門的花園裏，我們空下來，要想找幾個人談談天，只須上洵美的齊齋去就對，因為他那裏是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的。在洵美他們的座上，我方纔認識了圍繞在老曾先生左右的一羣少壯文學者，像傅滲長、張若谷諸先生。從他們的口裏，我於聽到了些曾先生的日常起居，與他的老當益壯的從事創作精神之餘，還接到了一個口頭招請，說曾老先生也

很想和我談談，教我有空務必上他家裏去走走。這時候，他住在法界的馬斯南路，我住在靜安寺的近旁，心裏雖則也時常在想往，但終因懶惰不過，容易發不起上法界去的心，所以當真美書開後的一年之中，還沒有和他見一面的緣分。

後來，書業衰落了，金屋書店因他本而關了門，真美書也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老曾先生把家遷移了，遷住到了離我的寓舍不遠的靜安寺路猶太花園對面的一處松蔭里中。

記得是一天初冬的晚上，天氣很寒冷，洵美他們在我們家裏吃飯。吃過飯後，沒地方去走，洵美就提出了去看曾先生的建議。上了洵美的車，拐灣，不到三分鐘的時光，就到了曾先生的住宅了，他們還正在那裏吃晚飯。

孟樸先生的風度，實在清麗得可愛；雖則年齡和我相差二十多歲，雖則嘴上一排鬍子也有點灰了，但談話的精神

的矍鑠，目光神彩的奐，軀幹的高而不曲，真令我這一個未老先衰的中年小子，感到了滿面的羞慚。先生的體格，原是清癯的，那時候據說還在害胃病，但是他的那一種豐彩，却毫沒有一點病後的衰容。

我們有時躺着，有時坐起，一面談，一面也抽煙，吃水果，喝儼茶。從法國浪漫主義各作家談起，談到了壁海花的本事，談到了先生少年時候的放浪的經歷，談到了陳季同將軍，談到了錢蒙叟與楊愛的身世以及廬山的紅豆樹，更談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個人的享樂的程度與界限。先生的那一種常熟口音的普通話，那一種流水似的語調，那一種對於無論那一件事情的豐富的智識與判斷，真教人聽一輩子也不會聽厭，我們在那一天晚上，簡直忘記了時間，忘記了窗外的寒風，忘記了各人還想去幹的事情，一直坐下來坐到了夜半，纔走下他的那一間廂樓，走上了回家的歸路。

郁達夫 記會孟樸先生

自從這一次見面之後，曾先生的印象，便永遠新鮮活潑地印入了我的腦裏；後來他與虛白先生合譯的那本肉與死出版了，當印出的那一天，我就得到了一本贈送本；這一本三百多頁的大著，因為是曾先生所竭力推薦的作品，書到的晚上，我一晚不睡，直讀到了早晨的八點。

先生的懺悔錄的「魯男子」因為全書的計劃很大，到現在也仍還是一部未完的大作品；我在當時正想翻讀的當兒，又因一轉念，等出完了之後再讀不遲，終於擱了下來。事後追想起來，何以那時候會偷懶到這一箇地步，不於曾先生的生前，精讀一下他這部晚年的巨著，當面去和他討論討論？現在雖則悔恨到了萬分，可已經是屬鳴空弔，無補於實際了。

曾先生所特有的一種愛嬌，是當人在他面前談起他自己的譯著的時候的那一臉靦笑。臉上的線條，當他微笑的時候，表現得十分的溫和，十分的柔軟，使在

他面前的人，都能夠從他的笑裏，感受到一種說不出的像春風似的慰撫。有一次記得是張若谷先生，提起了他的魯男子裏的某一節記敘，先生就露現了這一種笑容；當時在他左右的人，大約都不會注意及此，我從側面，看見了他的這一臉笑，覺得立時就掉入了別一箇世界，覺得他的笑眼裏的光芒，是能於夏日發放清風，暗夜散播光明似的；這一種感想，我不知道別人的是不是和我的一樣。

二十年的春天，是老太夫人八十，曾先生六十的壽辰，同時也是虛白先生新婚的日子；上海的一批友朋，大家是約好去常熟拜壽道喜的，我因為不在上海，終於錯過了這一次遊常熟的機會。等洵美他們回來之後，大家說起這一次常熟之遊，還是談得津津有味，對我說：「可惜只缺少了你們夫婦的同行，曾老先生是十分希望你們去的。」這一回喜事過後，曾先生的身體，似乎就不十分康健了；其後

真美善也閉了店，先生的蹤跡，只在蘇州常熟的兩處餐館閉居，不常到上海來了，這中間我并且又遷到了杭州；嗣後一直到接先生的訃報為止，終於沒有第二次再見先生一次面的機遇。不過現在雖和先生的靈柩遠隔千里，我只敢閉上眼睛，一想起先生，先生的柔和的豐貌，還很鮮明地印在我的眼簾之上。中國新舊文學交替時代的這一道大橋梁，中國二十世紀所產生的諸新文學家中的這一位最大的先驅者，我想他的形象，將長留在後世的文學愛好者的腦裏，和在生前見過他的我的腦裏一樣。

哀文

曾樸

東山曾孟樸先生，為國內治法蘭西文學者之先驅，劇冠即以文名。及所著說部要海花，則後世之聲。晚年復攝政治生涯，從事出版事業，譯者之功；其親少年時代尤過之。不幸於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遽歸道山，歲與不歲，同歸痛悼。眷聞太夫人先歸玉府，氏於悲痛中，泣得讀哀文一節，刊入赴告。其中叙家庭之景，母子之愛，真而切，宜而痛，較一般若為隨應所作者，不可同日而語。故因循特例一節，亦文學作品中佳作也。吾人為先故撰述其行狀，而以自誌出之者；除早年胡適博士為其太夫人所贊之赴告外，當推曾氏矣。今輿部送夫先生在本報發表其曾氏文之類，特附刊於后，以備讀者。

啊呀，我母，你竟拋撇我而去了麼？
下這生不能養，死不能送，罪通于天的我，
還苟延殘喘于人世，這到底是造化的優
容還是譴罰？對着那永無答案的蒼蒼，我
只有長號痛哭罷了！

我近年體康日衰，而母以上壽之年，
精神矍鑠，不減壯年。客歲入冬，我病甚劇，
母猶健旺，不扶不杖，登樓來省我病，坐我
牀沿，再三撫慰，臨行時，顧復叮嚀，教我安
心攝養，咳，這一片溫謐的慈容，一聲聲關
切的囑咐，誰知道竟是您和我最後的水

訣！我當時要知道再沒有見您一面的機
會，又安肯輕輕地讓您下了樓，雖支撐病
骨，我也得踉蹌地追隨左右，儘量享受您
最後慈暉的融照。然而，您竟去了，一去不
再來了，把這溫謐慈容深鑄我心頭眼底，
這是您的遺念，却是我的創痛！

爾後我病加劇，昏迷沈頓中雖聽說
我母抱病，却不料竟染了這微生蟲病的
險症！家人怕我病中焦急，不讓我知道她
的病情，只說日見輕減，誰知道已到了百
藥罔效的危境！我懺悔中還憶懷着她健

步如飛的康復，直到最後易質，家人們奉
遺體歸老宅，遠離我臥病的園居，數日中
把我蒙在鼓裏，全不曉得身遭了這彌天
的大故，我不信天，可是這樣殘酷的遭
遇，能說不是冥冥中有命運的難弄！撫我
養我育我，教我，賦予我現實的存在，精神
的完整的母親，在她跟病魔搏擊，最需要
我護助的最後一刹那，竟找不到我的身
影，聽不到我的應聲，老人家雖能體諒我
的病軀，却怎能抑得住心頭湧起的悲哀
和失望！聽說她臨終時並不模糊，睜大着
失光的眼，翕張着失音的嘴，安知她不是
期待着我的到臨，然而，她竟挾着不能補
償的悲哀與失望而去了！我母，我母，您雖
溺愛我，把我當在您懷抱裏時一樣的疼
惜我，也不能再寬宥我了！我病，我發熱昏
沈，我憔悴得像殘秋的枯木，可是我到底
還有掙扎的力量，這一絲一忽的力量，也
是你賦予的，我應該用來護助你，然而我
竟還惛惛懵懵地憶懷着你的康復。家人

暗我不該，而我自己竟會被瞞永遠，負着這終身難贖的罪，過更不該；我母，我母，您叫我這懺悔從何訴述呢！

我母已踏完了八十三年人生旅途而去了。在這八十三年中，她運用着天賦的聰明，淑慎，支配與改善一切環境，奮鬥邁進，造成今日的家業，在備受宗法束縛的舊社會中，她是個出類拔萃賢母良妻的典型，用敢縷述她的平身，藉誌哀思。

太夫人尤氏，名毓蘭，是吳縣尤處士的女兒。尤處士世傳絲織業，生太夫人時家道已中落；太夫人生長貧寒，童年時就躬親體驗到生活的重壓而造就她奮鬥的素養。及稍長，識度高遠，儀表端麗，戚里見了，都讚歎為不凡。

十八歲來歸先公君表公。那時我家真是個錯綜繁複的大家庭。先大母丁太夫人生男二人：先公行二而居長，惟好學不務家人生產事，一切家政，內部由先大母操持，對外則由三叔父君麟公處理。先

公有姊妹四人：大姑母為先大母錢太夫人出適季，次五姑母適楊，又次六姑母適浦，七姑母適吳，除了七姑母遠嫁郡城不常歸省，其餘大姑母早寡，五六兩姑母都為了前姑丈宦遊在外，所以這三位姑太太差不多是常年住在母家的。那時，二三兩房的人口加上了三位姑太太帶來的表兄弟表姊妹，更加上了大家庭中不可缺少的僮僕婢妾，打總算來，一個門裏常用總有七八十人罷。這景象是熱鬧極了，可也是紛雜極了，太夫人以十八歲天真未騷的小姑娘就投身在這一個大漩渦裏。

然而，她稟性淑慎，遇事謙和，使她雖諸姑誰也不能不愛護她；同時她的聰明，她的見識更，結了先大母的歡心，逐漸發生了信任。在諸姑中，太夫人跟五姑母最莫逆，夜靜更闌，她總留在五姑母房裏，讀書，學禮，問字，習算，詩禮的熏陶，更促進了太夫人天才的展現。先大母嘉其勤奮，先

讓她代記帳目，果然有條不紊；漸漸叫她處理家務，居然也能上下翁服；於是先大母的信任日堅，而太夫人的事務日繁，責任日重了。不到幾年，家中重大事件，先大母都要取決於太夫人，瑣碎雜事，或口舌糾紛，太夫人輒能隨機應付，排難解紛，以分先大母之勞。那時候，都凡內政，名為先大母，實則太夫人；跟三叔父叔嫂內外合作，如指臂相應，直到三叔父先公而去世的時候為止，未嘗稍懈。

先公以制義名於時，當時頗有「有非水處皆誦我文」之概，然困頓場屋，終不獲登科甲；各大總裁雖每試必大索先公文，爭欲羅致門下，然先公的不能得志如舊焉。先公賦性本很恬淡，不願再入仕途，太夫人亦不慕虛榮，遂有白首家園之約。那時候，兩老年方少壯，愛好如新婚。先公專心學術，對於飢飽寒燥以及一切起居小節都不經意，因之太夫人給他添衣敷被，調製羹湯，凡先公日用起居都不

假手僕媼，愛護如慈母，馴順如保姆。自先大母去世後，我家跟三叔父已析產而居，太夫人更獨擔了持家重任；上自持籌握算，勾稽出納，下至督率僕媼，灑掃庭除，白天忙不了，每午夜更深，還在燈下工作着。

經太夫人這樣克勤克儉地持家的結果，我家已稍稍有了些積蓄，因助先公在城西購地若干畝，依山鄰水，小築園林，取名虛郭村居；方以為先公從此林下優遊，課子讀書，可以儘量享受着田園家庭的樂趣了。咳，誰知道，好景不長，園林建築粗具規模，先公竟染我們而長逝了。太夫人搶地呼天，悲慘的情狀，此時迴憶，隱隱猶有餘痛。然太夫人克己的力量最強，深感到先公逝世後，家家的重任都負在她一個人的肩頭，於是節哀順變，操持家務，條理益加整肅。

太夫人在二十一歲時生我。在我童年，先大母因晚年弄孫，難免含飴之愛，而先公秉性寬和，對我也不加管束，因此就

養成了我放縱驕逸的惡習；太夫人怒焉

憂之，體念到溺愛縱任將斷送愛子的前途，於是甘冒着先大母迴護的譴責，對我斷然施嚴厲的督教。我年十二三，闢室小園，延師課讀，太夫人輒親蒞課室，面囑教師，勿假顏色。我夜讀，太夫人必在課室隔壁小屋中作女紅伴我，且監視我，聽我書聲中斷，每摩聲作聲來催促我。我幼幸何知，甚以為苦，潛訴諸先大母，太夫人因是受譴責者不知有多少次，然而愛我深而期望我者大，她每願犧牲下自己的痛苦，不肯放鬆對我的督責。太夫人這樣任勞任怨的苦心，那時候上上下下那有一個能了解她。連我這小小靈魂中也充滿了不平的積忿。事後追思，這種抹煞自我的犧牲精神，惟慈母能有之，惟個性堅強愛力充實的太夫人能貫徹之。我今日之能有小小成就，這基礎是太夫人忍着多少怨苦，搥着多少熱淚打成的。然而當時誰能知道，太夫人也不希望有誰了解她，她

心目中只有我！

我二十歲，先公棄養，家中紛雜的事務，太夫人獨力任之。告誡我道：「外患日亟，國家多難，男兒志在四方，我不願讓家事來束縛你，你投身社會去罷。家中事無大小有我料理。」我因是得脫然無累地開始我政治的生命，歷經甲午，戊戌，庚子的幾次國難，漸漸地了解了現實的環境，堅定了我奮鬥的決心。此後，在本鄉辦教育既受着勢力的排擠，在上海從事原始的時期的民衆運動，復受當局側目的，家人多勸我明哲保身，速圖自斂。太夫人獨以大義相責難，鼓勵我再接再厲。俟後我投身商界，初營絲業，繼設小說林書社，都因資力未豐，不勝波濤而失敗，在清理結算時期，太夫人輒出其積儲之金為我彌縫。解我困厄，不獨絕無責難之辭，反勸我不可灰心，督我邁進。民國以來，我入政界，參加江蘇省治的奮鬥，跟歷屆主蘇的軍閥當面接觸，暗中鬥鬪，雖未能完成蘇人治

蘇的初願，然而整飭政治系統，梳理財政紛歧，什效微勞，這都是太夫人督責訓練的效果。

太夫人雖生在宗法社會中，受着三從四德的薰陶，可是對於女子人格之尊嚴和生活之應該獨立，早有了清晰的認識。太夫人生三女，長茵妹次蕪妹三瀟妹。蕪妹蕪妹在室時，太夫人早禮聘里中宿學女詩人顧緝秋先生來我家，開闢中小樓作書室，令兩妹就讀焉。及光緒末遺女子入校讀書的風氣漸開，然守舊的家長，往往拘泥舊習，成了這女子初期解放運動中強大的阻力，指紳望族，家庭間往往因此發生衝突。瀟妹年最幼，思想最新，十五六歲時，即提議出門求學，太夫人竟毫不遲疑，慨然允許，令入上海愛國女學肄業，蕪妹繼之，我女德亦隨諸姑之後報名入學，從此一門女子都成了女學生，實開我鄉風氣之先。諸妹平日，追隨慈母，依依不離左右，太夫人處理家務之餘，輒率領

子女作園庭小集，在青年們笑謔的聲浪中，總見她顧盼生春，引為平生的樂事；及諸妹聯袂赴滬就讀，賃屋滬居，只拋下太夫人一人寂處家園，環境的突變，難免引起不愉快的根觸，然而太夫人不以為忤，反時時為之資助料檢，郵便傳言，總充滿着勸勵之辭。這種為女子前途而犧牲，已享樂的舉動，惟慈母能之，惟個性堅強，愛力充實的太夫人能貫徹之。今日瀟妹得以畢業金陵女子大學，投身教育界文學界，為我處女學作先河之導，太夫人的犧牲已見了顯著的成效了。

太夫人愛力博廣，慈蔭所蔽，不獨直系骨肉，且及旁支親族。三叔遺孤長子蔭字弟，以肺疾早夭，三姊不久亦物故，臨終時牽太夫人的手以襟襟中的羅孫姪相托，太夫人慨然承諾，為之代理家產，勾稽盈細，蓄儲積聚，不稍假借，及其成長，授室成家，始以歷年積聚者令自管理，靜姪孫飲水思源，因奉太夫人如大母。三叔幼子

師字弟，幼失怙恃，太夫人亦憐而撫之，每有困難，輒為排解，因是師字夫婦亦奉太夫人如慈母。靠着太夫人愛力的牽引，二三兩房的兄弟姊妹和子女輩的重堂兄弟姊妹們無形中團結成一個相親相愛密切結合的大家庭，這一種偉大精神力的創造，豈是泛泛婦女們所能做到的。

太夫人晚年，見諸孫紛列，而留居家中的女甥輩，也都長成，舊宅湫隘，恐不足容，于是鳩匠庀材，大事建築。先將山塘漚岸舊居，全部改造，繼又在盧郭村居，別營新宅，花園亦重行修葺，輪奐一新。或有勸太夫人不如儲金以貽後人者，太夫人答曰：「與其留金長子孫驕淫，不如遺室構為後人謀久遠。為子孫計，該使他們獨力奮鬥，勿生倚賴家產的心理，積儲現金愛之反以害之，況且金錢本應該在社會上流通的，除生活所必需外，儲藏起來，在我是累贅，在一般需要他的却是損失。我的興工建築，你們瞧，有這許多工人得了

工作，暫時解決了生活，這也是散財的一法。」太夫人對於現代的經濟學識，當然沒有怎樣深切的認識，可是她慈愛成性，直覺地感到了社會階級的不平衡，對於貧苦人類的同情心理，在談話中，在舉動上，隨時隨地不經意地流露出來。

別的不說，她每年必撥出一筆款項，在冬季施米施衣，在夏季施棺施藥，以周濟窮人，數十年如一日，只就這一端來講，我們就可推定她上述散財的談話，確是出于至誠的了。最近幾年，因農村經濟的崩潰，我家收入受到了相當的影響，日用開支已呈露拮据狀況，然而太夫人看着貧窮無告者日益增多，指以自況，倘若天壤，因此決心節省個人的用途，繼續維持她施米施衣施棺藥的計劃。這種局部的施捨本不足以解決崩潰狂潮的壓迫，然而，太夫人未受科學洗禮的舊頭腦所能見到的，這是一條出路；她見到了，數十年如一日澈始澈終地做了，犧牲自己

生活勇敢地做了。這種精神，是留給我們無價的教訓！

太夫人這種六七十始終不懈的奮鬥精神，親朋好友莫不敬羨，稱為罕見，實則她豈有別的秘方，只領悟了養生的常識而已。太夫人常說：「身體是事業的本錢，沒有好身體，任什麼事辦不了。」她雖不能瞭解近代衛生的原理，而平日的一舉一動，却暗合着科學攝生的方式。她起居有節，飲食合度，出遊每好步行，不願車輿代步；晨興必先到佛堂，誦經禮拜，無形中促進着其德澄心，克己愛人的修養；這種肉體精神雙方合度的調節，使她雖到高年，還是精神矍鑠，一點感不到老年人的苦痛。我們常暗暗欣慕，以為她百歲可期，膝下承歡的歲月正長哩！

歡笑正酣，太夫人突覺腹痛，強步如廁，狂瀉不已。因急電在滬行醫的二兒耀仲，星夜趕回；一經診斷，確定犯的是痢疾，一面急打止痢藥針，一面把排泄物派急足持赴蘇州博習醫院檢定痢疾性質。痢疾本有二種，一是阿曼巴性，醫藥界已有剋制的藥劑，一是微生蟲性，種類繁雜，剋制的藥劑發明未全，患者常生危險。家人們坐候蘇州檢驗的結果，都懸懸焦慮，不料帶回來的消息，竟實證了是大家最擔心的險症。然而，以太夫人健碩的體氣，雖為險症，醫家仍抱樂觀，因先後用遺濕濟脾壯民等會同處地各醫，妥商治療方法。及二十七日晚，排泄次數漸稀，病勢似有轉機，家人如釋重負，互示慶幸，不料至中夜脈搏突變沈速，險象疊見。翌日寓外家眷聞訊趕集，乃脈象忽又旺盛，駭異之餘，個個人都懷着絕處逢生的欣慰。侍疾的人，分班晝夜輪值，並盼好現象的持續；不料到午夜，排泄又密，嘔吐時作，脈見歇止。這樣地

時好時壞，忽明忽暗的病象，大家雖明知這是太夫人跟病魔在那裏搏鬥的戰績；可是，犯的是不治之症，醫藥界絕無對症的主藥，坐看羸弱束手，誰也不能幫太夫人一臂之力，這是多麼痛心的現象！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深嘆現在科學的幼稚，人類生命絕無保證，健碩之軀無辜枉死者正不乏人。從二十七日起，病勢日見加重，各方延醫診救，沒有一點可以挽回的希望；直到二月七日下午二點五十四分，我溫溫慈祥的老母竟棄掉她的兒孫，她的事業而一慨長逝了！

啊呀，我母，我希望肉體消逝不就是人格的幻滅，我希望你的靈魂入了永生的天界，可是爲什麼虔誠的盼禱，至今得不到您靈感的撫慰呢？你真存在麼？你還憐憫我們這一班失怙恃的苦兒女麼？我母，我母，長夜孤燈，我們永遠在守候着你的靈降！

不孝孤哀子曾模泣血謹述

鄭汝成之風波相

黃 華

癸丑二次革命，嶺省首先宣布獨立，蘇皖閩粵湘相繼響應。陳蔭上先生在上海，被推爲討袁軍總司令，吳淞砲台已入掌握，陸軍亦有默契。袁世凱患之，擬遣親信南下坐鎮，而難其人。蘇督馮國璋以鄭汝成薦，汝成字子進，直隸靜海人。光緒中業，卒業於北洋水師學堂，自入民國，授官海軍中將，其人城府深沉，天性陰鷲，喜怒得失，不見於色。既奉命至滬，守製造局，以重金收買海陸軍附黨，革命之局，破壞殆盡。事甫論功居首，簡爲上海鎮守使。民國四年，籌安議起，英士先生方居滬策，應倒袁，以汝成助桀爲虐，甘心從逆，慶父不除，魯難未已，爰集同志密商，謀狙擊之，以孤袁勢。潘陽王曉峯王銘山二人，自告奮勇，願任其難。十一月十日，爲日本天長節，上海日領事館舉行盛會，汝成於是日正午乘汽車往觀，道經外白渡橋，銘山先擲一炸彈，未中，曉峯左右手各執駭亮槍，向汝成連續射擊，斃於車中。事聞於袁，震悼殊深，僞旨褒卹，追封爲一等彭威侯。近人凌霽一士隨筆，曾略記鄭樞抵京之現，謂及樞抵京，自車站移停先農壇時，世凱命用侯爵之禮，儀仗極隆。中有應及犬，頗引人注目，蓋從舊制也。弔者雲集，盛極一時。世凱且挽曰：「滬海竟失岑彭，銜悲千古。蒼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順德李芾農侍郎（文田）詞章考據，一代宗師，旁及九流方技，罔不綜練。李蕪客爲其門下士，越級堂日記中，亦屢稱其星相精絕。光緒乙巳，銜命至津議約，偶往水師學堂參觀，於班中見汝成，奇其狀貌，時厭幾道（復）自英留學歸國，充水師學堂教習，侍郎密語之曰：「鄭生骨格清奇，異時必當騰達，惜風波之相，在法常主橫死耳。」幾道漫應之，意實未信。事隔三十年，而侍郎之言果驗，道故幾挽汝成聯云：「海上失長城，國耗竟傳來君叔。津門共橫舍，處肩早識馬賓王。」聯中用火色處肩之典，極爲恰當，雖傳誦一時云。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

黃萍蓀

一 好罵人與不見容的原因

清同光之際，中國的文人如張之洞、翁同龢、康有為、梁啟超、張季直等，都享了盛名；即是譯述稗官的林紆，海軍學堂出身的嚴復，也各成就一部分事業，為後世人所熟知。千秋各有，為成功致勝之由。譬如南皮和常熟，不在做官上用功夫，南海要不去張變法，任公要不去南海的得意門生，季直要不去辦實業，他們的名字恐怕也不會流傳到今天而常在人的口邊筆下提及了。但在那數十年之中，自然也有無數博學之士被埋沒了的。縱其才勝張翁康梁諸人十倍，又何濟於事。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就是這中間的一個。

李慈銘，初名樸，字式侯，後更字悉伯，號尊客，會稽人。此人生有異才，童子時即工而語及長，凡經史子集，稗官梵夾，詩餘傳奇，無不涉獵而撫之。一生最致力的，莫如史。至於散文駢體，考據筆記，詩歌詞曲，則已積稿盈尺，蔚為大觀。可是這個人却有脾氣，這脾氣竟使他窮愁一世，潦倒終身。其不能如張翁康梁一般的飛黃騰達，固意中事也。

平步青作李慈銘傳，有記載關於他脾氣的地方如：

新洋報 越縵堂日記的作者李慈銘

「……君性簡略，胸無城府，然於尚名節，意所不可，輒面折人過，議論臧否，不輕假借。苟同輩忤，樞輔不之顧。以是人多媚之。」

不錯，李慈銘的脾氣有時確實叫人難受，他對不喜歡的人就老看他來。人家去拜他，他搖擺不見，凡是他認為不對的他要罵，從不假人以顏色。被他罵，被他搖擺不見的這些人中，有好多都是當時的名士權貴，因是，自稱李尊客的喜罵人與不見容的脾氣，就傳遍都下了。在越縵堂日記中，常可讀到他罵人和不見容的事情：

「……謂福興居赴心泉之招，同坐者丁蘭如，楊吉人兩同司；及給事中孫某，中書丁某，刑部郎中崔某，孫久官台中，浮浪輕率，語言蠢土，丁假佻無行，而目尖危，而顧影自媚，嬰童愚子之名居之不疑，崔某市井少年，惡薄無賴，都中士風，掃地至此，可歎也……」（見日記第四冊九十頁）

「……謂香濤談，晚同赴劉仙洲之招，坐有李總督鶴年之子，新得拔貢，年少浮薄，真近時之子弟也……」（見日記第十七冊二十頁）

「……王信甫招飲廣和居，晚赴之，有直隸兩份父，皆官刑部者，一記名御史文某，一己未進士湯某，終坐如芒刺，強出酬應，逢此惡賓，殆造物有意弄人耶？閉門不堅，此可為戒。」

（見日記第二十四冊廿一頁）

「倪儒粟來，不見。杭人大半露澤，此輩後生，不宜常與相見，自取狎侮。」（見日記第五十冊四十五頁）

日記中載此類之語，不勝枚舉。至於僅寫某閣學，某侍讀，某太守，某編修，某令來不見的，已算十分客氣了。邇時都下的士大夫，達官樞臣若王文韶、閔敬銘、張佩綸、張之洞，甚至和他一時曾交稱莫逆的張香濤（之洞）無不在其筆下受過難堪的抨擊。京中只汪鳴鑾、孫貽經、翁同龢、潘祖蔭、外史惟張曜、李鴻章才是他所看得上而不以老老昏昏、後生不學相詆的人。

二 喜人視以前輩視之

不過我們要知道李慈銘的罵人，瞧不起人，不見客的原因，却絕對不是所謂「倨傲驕矜」以致之。他性極忠厚，決不會以驕慢示人，他的對一般人起了痛惡之念，與其說他瞧不起人，倒不如說人家瞧不起他來得實在些。因為窮，性情又怪僻得很，作詩不肯輕易與人唱和，作文不肯輕易為人撰序，慕志，諛詞，所一班有錢，有身份的人見了都要冷嘲熱刺的說幾句使他受不住的俏皮話。他雖能寫罵人文章，但口才頗遲鈍，對於人家當面譏笑的說話，雖憤甚亦不能答。所以他一受了氣回家，就拿起筆來痛快淋漓的還報一陣。這樣，就算消了一時之氣。

人，誰不愛戴高帽子呢？李慈銘自也不能例外。就是後生小

子，只要把名字寫得很小，上稱「教晚」，用紅帖遞進去。最好附一信，寫上「私淑已久」一類的話，如此，他便會高興的說：

「此生年少知禮，僑才也。與之論金元疆域及東北邊地沿革之路，亦能了了。」於是，就把他留到齋中，陪吃飯吃酒，不再說「浮薄少年」了。反之則：「同郡同邑公車數人來拜，多不識姓名少年也，率易投一片刺，亦無稱謂，不見可也。」（見日記五十一冊二十五頁）

「山陰新舉人陳壽清，葛嶽清來，不見。壽清珊士族人，其名片及行卷面呈數字，俱大書作北碑體，惡劣謬妄之甚。」（日記卅三冊九十一頁）

年齡和他彷彿而能得他青睞的就這歷記着：

「……即得余片紙隻字，亦珍藏不棄……平生謂最心折於會稽李越縵……」對於這種人，李慈銘是頂喜歡的。翁同龢雖為其師，李鴻章固一朝顯貴，張曜亦當時外撫中之佼佼，但都傾倒於他。其實合肥當政之時，也頗選物議，照理慈銘也有說話。然而他常與之往來而不為時論所忤。可是絕不向之求官索缺。合肥居然也折節下士，每自津門入都，必往拜慈銘。至翁常熟與張朗齋，更勿論矣。日記中謂：

「得張朗齋提戎略什葛爾行營書，并惠銀四十兩。張君本杭州人，而辦大興，余與之絕無生平，乃萬里致書，極致傾挹，

此真空谷足音矣。」（見日記第三十九冊三十二頁）

三 科名淹滯累試不第

李慈銘雖負才名，惜科名淹滯，累試不第。他眼看許多同年扶搖直上，而自己還是以一個窮舉人的頭銜在戶部候補郎中，所以他的窮愁和牢騷也特多。平步青在作其傳中謂：

「道光庚戌，吳縣吳晴舫侍郎再督浙學，侍郎讀學大師，得君文，偉無之，以第二人補縣學生員。次年食餼而應南北試，凡十一，屢薦屢報罷。咸豐己未北遊，將入資爲部郎，而爲人所給，喪其資，落魄京師。母恭人誨田成之。李氏越中巨族，以財力滋殖，權里閭，君授產故不豐。至是，僕然寒士矣。同治乙丑，謝急歸奉母，庚午始舉浙闈，五上春官，光緒庚辰始通籍。君才望傾朝右，會謂宜擢上第，而顯不過，以原官久次補戶部江南司資郎……」

累試不第，這在別人或者還可用種種想頭來自釋；在李慈銘是無話可說的文章好，詩好，許多人佩服他，說他是上馳之才。但怎麼反被平日藉藉無名的那些後生小子擠了上去呢？這真使他太難堪了。他焦急，憂鬱，憤懣，他始終想不出自己的不及人之處。

同治壬戌會試，慈銘又不第，日記第四冊四十六頁記有：

「徐蔭軒太史以予故婉歎數日，謂文中若無園丘二字，則

經策十蕩，必進臯主司。且言闈中知此卷落，即要內監試同見瑞清相剛，辭之曰：此卷議論筆力，俱非近人所有，宜見錄取而相國竟不從。又言予學力在張香濤之上……壬戌科會試，亦以經策冠場，爲主司所抑，僅取應錄者也。太史之言自可感，生平假燕場屋，所獲知己，亦僅太史一人。」

雖不中，而言下仍自負不已。惟從此心意頗唐，不能自振。留京日久，即飲酒狎俗以遣。日記中曾記有這麼一節：

「昨在酒家遇芷秋，言明日演尋夢，屬必往。此郎擅人不已，正坐我命窮耳。因思去年識此郎時，德夫屢阻止予，謂芷秋性冷，不可近，我輩以杖頭博戲，何苦相纏。予終不聽，德夫知不可回，乃以他事激怒之，予亦不爲止。一日謂德夫曰：人生今世，豈尙有行胸懷時，出門見人，輒生嗔怒，幸見一人而愛之，平生懷抱，便舉以相付，君不肯以酒邊片席地相饒耶？德夫聞言恍然若失。由是，反從史爲之作沅江秋思圖後序，及尋秋詩，比試事將近，又勸止不出，試竣，贈予曰：君非此不歡，何忍相攔。但囊錢易罄，須有節制耳。入冬後，德夫見芷秋待予漸異于前，又謂予曰：彼既親君，君寧能自遠。君非流浪忘歸者，何假人言……」

因遭遇不佳，遂置身於賭場綠色中博片刻之歡，衡之人情，我們倒也不好拿夫子之稅責其人曰律已欠嚴。如今他又直道

不隱，足見天真未泯。慈銘真可人也。不過當時他也受到非常的苦痛，金錢的壓迫，使他困于都下，欲歸不得，債戶的相通，又使他面子難下。許多朋友都勸南歸，他却遲遲不決。這當中，自有難言之處，容戀世秋固其一，大原因還是脾氣使然。老實說，連續數次的榜上無名，真使他懷有「羞見里人」的這種感想了。日記第六冊第十頁記：

「慎齋已定議廿四日航海南旋，予決計待秋時行。慎齋其為恨邑，恐予不節於用，久益負債，將不得行，因諷予戒游自愛。自惟強仕之年，童心未化，至為朋友之憂，良可笑也……昔人謂人生不可行無益事，作無益語，用無益錢，予近日所為，蓋不出此三無益者。歲月庸庸，彌用媿悔。德夫已矣，慎齋又行，誰復真知李生耳……」

文壇

丁玲近訊

女作家丁玲，自轉入滬間，即在人間後，然於其行蹤則多方揣測，始終未得確訊，有謂其已返湖南原籍，有謂其仍僑居京中，某小報曾載其來西湖南

住，某作家曾出現蹤，然其行蹤極其秘密，其已能辨其行馬，識方塊字矣。同者謂其，其有猶如僑居之感，居此將半月，雖空氣較舊寓為佳，終非其所宜。秋前無便，

「日昨老性以孤兒近影見示，知其一昂。丁近有致平友函，謂其已能辨其行馬，識方塊字矣。同者謂其，其有猶如僑居之感，居此將半月，雖空氣較舊寓為佳，終非其所宜。秋前無便，

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慈銘移以長安居不易而東裝南下，有詩紀其事，頗可一顧，題謂「五月初八日出都門作」詩曰：

「溫風拂拂起刀環，攪拌依然寂寞還，豈有聲名懸日下，祇期身世老田間。入貨司馬仍歸蜀，棄傅將軍又出關，羞喜白雲思漸慰，一樓萬里指吳山。

夕陽遠望鳳城關，天際孤樓獨愴神，尚有朝廷容冗吏，暫將名字托詩人。七年南北重回首，百劫滄桑感此身，行李平安眠食穩，問持何事答君親。」

一種書生落魄，囊旋蕭索的情景，甚使斯人悲幸歸去。雖謂「羞喜白雲思漸慰」，但一念及「問持何事答君親」的時候，余亦不禁為慈銘悲。

(未完)

日惟體幸極軒，際放箭集自遠。入夜在湖邊，響若雷鳴，推窗望，滿我樓窗。

讀此詩，知丁既不在滬，又未去湘。以湘之說，亦不可靠。記者竊謂於得聞之友，詢其居處，則必而不宜。是故丁之

行蹤，局外人依然不得而知。惟細味兩中語氣，度其常在長江一帶，且思想方

而，願亦大有變取。吾已由有爾等維克之信，從無關於民族主義之遠矣。(敬)

談蔡元培的啓事

高乃同

以好好先生出名的蔡子民氏，每遇識者有所請托，無不領首以從。日久，知者益廣，求者愈多。於是先生苦矣！但因爲生性不喜歡使人失望，故雖中心亦厭其煩，而終未忍拂之以去。所以這是繼續不絕的，行着好好先生的素志。因是座客常滿，日無暇給；求爲介紹信者有之，求作中保者有之，求撰文稿及題字書件者有之，請担任名譽職位者有之……總之，在蔡老先生的會客廳裏，是坐滿了這些形形色色的朋友。這當中，有素不相識的，有間接介紹而來的，有間接又間接的……真是數不勝數，記不勝記。但蔡先生既以「好好」二字出名，也就一視同仁，求無不應。於是，他老先生膠墨執筆，於是他老先生說着代別人懇情的好話，於是他老先生

高乃同 蔡元培啓事

生——甚至於掏出荷包來賠貼郵花。然而這一切，蔡老先生是都滿不在乎的。他從不在這些上頭打過盤算。

然而，蔡老先生已屆上壽之年，以六旬晉九的春秋，雖體魄尚健，但老給這些不相干的人做義務事情，總覺不是道理，難不成他就這樣一輩子嗎？終於，在九月卅日的那天，老先生下了一個最大的決心，向各方發出了啓事，聲明從此將這「好好先生」的頭銜卸除。觀其啓事，一爲辭去二十三個的名譽職位；二爲停止介紹職業；三爲拒絕題字書件。洋洋大篇，誠稱妙之文章也。惟據吾人所知，蔡先生一生計發有三次啓事。茲特分別記之，以爲一般關心蔡先生者告。

蔡老先生第一次的啓事是在民國八年，那正是五四運動的時候，蔡氏以北大校長地位捲入學潮的漩渦，既不能秉承政府意旨來阻止學生，又無法可以使學生自動平息學潮，因此便在五月九日

辭職出京，當天發表了一段啓事：

「我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我欲小休矣！北京大學校長之職，已正式辭去，其他向有關係之各學校，各集會，自五月九日起，一切脫離關係。特此聲明，惟知我者諒之。」

這段啓事無非希望學生愛國運動早日結束，不料當時有些留文主義的人，曲解蔡氏的用意。後經程演生復函解釋（見北大教授程演生答學生常惠書）才算消除了文字上的一種誤會。但這段啓事與中國新文化運動確有不少關係。

第二次啓事是在民國十一年，那時王亮時氏組閣，羅文幹氏長財政，彭學彝氏長教育。羅氏以侵吞法國庚子賠款的嫌疑，被政府當局拘捕入獄，經查實開釋，又因彭氏隱匿，再度被捕，引起蔡氏與李石曾將夢麟柳詒萍諸氏的不平。蔡氏又離開北京，發表啓事，謂：「易經說：『小人知進而不知退。』我國近年來有許多糾

紛的事情，都是由不知退的小人釀成的。……我自從任了半官式的國立大學校長以後，不知一天要見多少不斷見的人，說多少不願說的話，看多少不願看的信。想騰出一兩點鐘看看書，竟做不到了，實苦痛之極。而這個職務，又適在北京，是最高立法機關行政機關所在的地方，止見他們一天一天的墮落。議員的投票，有津貼的有無，開員的位置，稟軍閥的意見，法律是舞文的工具；選舉是金錢的決策，不計是非，止計利害；不要人格，止要權利。這種黑濁的空氣，一天天的濃厚起來，我實在不能再受了……羅案初起，我深惡與最痛張伯烈等的陰惡，因為他們為倒閣起見，儘可用彈劾質問的手續，何以定要用法行爲，對於未曾證明有罪的人剝奪他的自由？我且深怪黎總統辦事的糊塗，受兩個人的脅迫，遂草草下令逮捕，與前年受張勳脅迫下令解散國會，實是同一糊塗。總之，我覺得北京住不得了，我的

要退的意思已經很急迫了……這籍務事，牽涉的方面雖然很多，而當時蔡先生居然能一無顧忌加以痛斥，殊深敬佩。

第三次便是最近的，原文謂：

「以元培之年齡及能力，聚精會神，專治一事，猶恐不免阻越，若再散漫應付，必將一事無成，今自八月起，盡一新時期，謹為左列三項之聲明，幸知友諒之。」

1. 辭去兼職

「荀子有言：『行衢道者不至，』又曰：『鼯鼠五技而窮，』治學治事，非專不可，余自民元以來，每於專職以外，復兼其他教育文化事業之董事及委員等，積累既久，其數可驚，『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貧者不以貨財為禮，』雖承各方體諒，不以奔走權門創捐巨款相責，而文書畫譜，會議主席，與其他排難解紛籌款置產之類，亦已應接不暇，衰老之軀，不復堪此，爰次第辭去……」計所辭去者有

2. 停止接受寫件，曰：

「余不工書，而索書者紛至，除撥冗寫發者外，尚積存數百件，方擬排日還債，而後者又接踵而至，將永無清償之一日。今決定停收寫件，俟積紙寫完，再行定期接受。」

3. 停止介紹職業，曰：

「事需人，人需事，諸君所方情形者，本有介紹之義務。然現今人浮於事，不知若干倍？要求介紹者幾乎無日無之。何厚於此？何薄於彼？一而二，二而三，以至於無窮。遇有一新設之機關或機關之長官更迭時，則往往同時同處接到我多數之介紹函，其效力遂等於零；在我費無謂之光陰，在彼介紹者耗無謂之旅費，在受函者亦

其費無謂之計較與答復，三方損失，何苦而爲之？近日政府有全國學術工作諮詢處，社會有職業指導所，各報亦有「自我職業介紹」及「謀事者鑒」等欄，且現在各國失業調查及救濟之方策，我政府亦必將採用，個人棉力，尚可小休。

蔡元培謹啓

以上三種啓事，第一第二可不必再提；關於第三，最後當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先說蔡氏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可惜我描摹不出他的聲音與他的姿態，我只能說出他是個從來沒有離過書本的學者，他是個永遠不會失掉真誠的長者，他現在雖然是七十歲了，還是二十歲人那樣的天真，三十歲人那樣的飽滿；我從沒有見過他有過十分得意的時候，也從沒有見過他有過十分懊喪的時候；我從沒有聽他罵過人，也從沒聽他捧過人，他總是保持一種永久和平的心境，提起一種超

越利害的興趣；在他的眼裏，個個都是好人，個個人都能爲社會人類謀福利；他沒有主觀，然而他有他的中心的思想，他不分人我，然而他有一毫不苟的節操。

本刊編者再三要我敘出他的經歷，我正在替他編一本蔡子民氏的生平及其思想，明年他七十歲的時候可以出版，讀者對他如欲作更進一步的了解，屆時可取來一讀。這裏恕不多贅。簡單說來：蔡氏是浙江紹興人，在前清中過進士，做過翰林院編修，教過書，辦過學校，編過報紙，鼓吹並從事過革命；民國改元以後，做過教育總長，北京大學校長，先後環遊歐美各國四次，並在德國研究哲學，美學，心理學，民族學，得美國紐約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法國教育部的國家榮譽學位；民國十五年歸來，參加國民革命，任中央監察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大學院長，監察院長，交通大學校長等職，現主持中央研究院，譯著有：科培氏哲學要領，包爾生氏倫理

學原理，中國倫理學史，哲學大綱，石頭記索隱，類斐爾等書。

說到他的第三次啓事，這動機遠在三年以前，但因為被種種關係拖累着的緣故，竟遲至上月下旬才發出，分送他的友好，請他們給他一種時間上的利便，以完成他的理想。他現在正在研究民族學，兼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民族學組主任。老先生最近且還和他的夫人周養浩女士同學英文，請潘超榮兄替他選擇幾種關於英語語言方面的書籍。——他精通德文，日文，法文，獨不長於英語，因此常引爲遺憾！他並且打算再去歐美一次，再帶點東西回來。近年來他的日常生活，除讀書外，還喜歡往郊外散步，每年暑假總得去青島住上一兩個月。上海兆豐花園也常有的他足跡。有時他也很高興談天，尤其關於科學與哲學的問題，談起來他的監督官話會滔滔不絕，便聽者會感到無限的興趣。

湖上文苑

哭朱彊郵先生二首

陳妃嬪

天意無東北。臣心有歲時。山河餘瀚海。風雨失襟期。捧腹曾同痛。傷心慙一遺。(自去年五月曾哭回風後即聞君病)至今出春浦。何處覓芳離。

沒世同詞客。此心多苦辛。愁長爭白髮。意短怯縈塵。一卷餘生泪。百年全死身。不須蹈東海。歌哭老孤臣。(時溥儀竊據中北渡老中獨存以爲不然其誠高海處多矣)

廿四年九月十四日龍井道中懷垢

兒

柳亞子

依倚南山登路席。頂來心事付秋纒。苔痕屐印都如夢。抱憶低聲去國人。

癸子年十月間。存道所士竊據龍井。而爲寇。燒毀遺物。長松交。境皆無。而有一日。晨。情。成。跡。

邵裴子

龍蛇交影草堂虛。更列連牀滿架書。此是卅年心事事。早將龍影預名處。卅方壯時。喜探軒香。小在龍蛇影外。風雨聲中。語。以爲他日。得此是矣。

因預名處。以後。及今。已。步。結。願。成。蹟。

雙鬢年來漸已皤。無多興致付吟哦。他時築室能依樣。題榜應書

後樂窩。先庚節先生有吟吟。曰安樂窩。嘉慶初元。潘德園爲高麗。以來。公。願。燕。居之所。曰樂窩。自。樂。未。有。不。安。者。故。未。句。

眼前此境劇清幽。頗欲移家盡裏居。好是松間多隙地。前頭更種

一株楊。

鶴山大觀樓眺望

袁惠承

大江環城城不孤。風橋樑底翔鷗鷗。潮來無聲岸欲動。樓險正要山相扶。英雄霸業竟何在。賸有斷碑埋赤烏。山川靈傑果足憑。天倘再生孫伯符。朝暉沉沉宿雨過。汀洲淺綠生菰蒲。漁翁網得鱖魚肥。濁酒自向花前沽。江山如此天下無。不入宮春非丈夫。

登國山訪吳封禪碑作歌

徐曙岑

阿瞞問鼎炎帝躬。咄咄黃須心事同。揮斥八極役熊熊。金根華蓋臨江東。恨天並代生英雄。大業未竟演考終。傳及二世嘍吳蒙。三分國勢良忽忽。吾儕弔古煙露叢。牛山濯濯罕人蹤。濟勝有具窺所窮。凌躡沙磧聲塵空。裏糧假訪維與嵩。荒亭一角制非嶷。殘碑

兀峙七尺豐。諦觀點畫能雙龍。以意逆志文則工。頌茲綠酒神靈
功。賦形象國寶厥中。斬民足食倉廩充。車駕迢迢森刀弓。兩海維
香屯花宮。代遠忽假大王風。杜鵑啼老秋芙蓉。方罍交錯眠底供。
人生易傾如薔蓬。偶偃躋樂傲賓鴻。自南自北遊野翁。乾坤日煎
塵兵戎。嗚呼天下何時公。

次韵奉和孫師鄭先生癸巳鄉舉四

十年紀念詩韵二律

祝文白

科名草綠知何日。問向春明錄夢餘。同歲半歸丁令鶴。舊京頻憶
季應魚。芙蓉人鏡留殘影。禾黍秋風感故墟。教訓扶經呼負負。過
江名士絕溫樞。
凌雲首折蟠宮柱。鏡鏡今看鶴髮星。肥遯宜南道一老。雄飛郡下
勝雙丁。家聲紅豆傳詩史。子舍青燈課禮經。彈指廿年重赴宴。會
看筆硯更通靈。

湖上三憶詞（雙調望江南）

俞平伯

西湖憶。第一憶湖堞。孤嶼樓臺常勝畫。南屏林壑最宜烟。一舸共
爲緣。清鏡裏。何地着從前。春水不知秋變滿。家山且傍故人看。
如夢也原難。

西湖憶。二憶憶山家。泉水新沽紫火氣。扁擔初上味還差。開盞看

春芽。明前細。可比雨前佳。龍井獅峯名色好。不如來覈本山茶。
幾碗夕陽斜。

西湖憶。三憶酒邊鷗。樓上酒招堤上柳。柳絲風約水明樓。風緊柳
花稠。魚羹美。嘉話昔年留。潑醬烹鮮全帶柄。乳森新翠不須油。
芳指動纖柔。

歸硯樓記

余紹宋

吾——曾大父鏡波府君，生平好許

畫古器，尤喜蓄硯。官粵二十餘年，先後收得端溪石硯百數十方，皆精妙之品。因顏所居曰友端山館。暮年解組歸，每直風日清麗，必出所藏，摩挲把玩，或客有識者，則相與共賞。紹宋幼時，猶及見之，所藏硯俱有名識，載人所著藏拙軒珍賞編，其中最銘心者兩方，號曰河阿洛書，其銘曰：「如萍之浮，如藻之密，精華所聚，天骨其質，壁逾雙琥，價重萬鎰。蓋兩硯皆為蔡慶羅氏所藏，後歸劉小陶觀察。——曾大父以銀四百兩得之，並藏編中。兩硯俱大西洞水坑中層石，所有名色，殆無不具。河阿一方，多天青鵝毛絨青，花復多青花，結洛書一方，並有鵝絨串，硯工號為雨淋鱗，浮動細密，硯之無上上品也。——曾大父即世後，——大父——先君，相繼棄養，厥物紛失，此兩硯向歸少和從弟，又不幸早逝無後，遂為

人持去，輾轉流入同縣呂賦真家。余初未之知也。生平於先世所存，深為注念，先後收歸故物，已數十種，獨此兩硯，往來於懷，久之始聞在呂君所，私念呂君雖夙識，而既以重值購致，求歸當匪易。今年正月二十一日，以事返龍游，適呂君來城，試往送意，呂君欣然許贖，且許請領專使取於家。家在西鄉十都，距城二十餘里。其明日，大風雪，路凍多阻，呂君不悉諾，卒資以來。啓視光彩煥發，頓異舊觀，因即寓樓，置酒高會。余斷飲垂三年，忻懣之甚，乃馳戒。連與呂君舉觴以相慶。同坐吳君子培，孫君永年，徐君季雲十數輩，咸為余賀。且贊呂君之好義也。昔劉蒼蒼蓄佳硯，其友欲之，不告而行，蒼徒步追及送之，高義深情，流譽千載。今呂君之割愛許贖，方之廟君，又何多讓。往讀藏記，范喬年幼，祖璽臨終，撫其手曰：「恨不見汝成人，以吾硯與之。比長，極執硯涕泣。紹宋幼時，獲曾大父憐愛，授之業，年纔十一，遺孺見背。在苒至，硯茲道

物，竊於范君有同感焉。人手澤之義，元遺山以硯器以為智者，所具猶淺。五之物，失而復得，且為與所曾經前人所藏，得其題畧而致其思，何況手澤所存則雖其物至陋，至纖，猶欲何况為先人所寶愛者耶！保人之恆情也。三代彝鼎永享，永寶用，非其微歟。試初，其心何嘗不若是。是仁錫類推恩之所由長也。曠以保先世之令名，永後人何限，推而至於思保其故事又何限，何莫非此一念宏，詎有涯涘。吾故讀遺山猶病其發揮有所未至也。及故物之百一，而及吾身，畧外之幸矣。既自幸，又多成吾志也。因以名吾樓，更

燕雙樓詩話 金東雷

▲章太炎師詩辨論旨▼

餘杭章師太炎，文章經術，巍然一代宗匠，論文則右魏晉而薄唐宋，於古今少許多注，論詩亦然，不取宋詩，駁駁乎上窮葩經矣。近應各方之請，請學奧門，而從者如雲，盛況得未曾有。師曾作詩辨一論，自明其旨，曰：「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性情，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愈甚。考徵之士，視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術歌括，及會國藩自以為功，顧法江西諸家，若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珍識，辭相等，江湖之士，隨而稱之，以為至美。蓋自商頤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朋節其要，足以觀風雅，豈正變。」吾師生平於近體詩，所作殊少，五言古風較多，擬在

日本，詠有東夷詩，以寫素懷，曾記其第一首云：「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隨首餘餘糧，道路無拾遺。壯更百憂，負糶來此畿，車騎信精妍，續燧與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燔其師。將車得運候，材官眊山鷄，芥蕪竟塗地，算賦及孤兒。天驕且能久，愁苦來無訢，偷盜運博盛，紀匹如隨塵。家家懷美疾，肝間生毒微，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格調高古，不同凡響。

年來所作，趣無多異，去歲承示四章，其一，聞得賊諜，曰：「金丸一夜起交民，射殺湘東舊領軍，借問長陵雙石馬，可知傳法有沙門。」其二，聞人獻圖，不遇，曰：「上河圖自虜王家，采石蒲田繼物華，却恨針山蟬蛻久，明珠空令射塞鴉。」其三，劉屈危歌，曰：「中山有良子，名曰劉屈危，雖藉皇孫貴，出身人不知，武皇置相少良死，公孫涕泣徒為爾，聞道胡巫入漢家，長安掘墓何諠嘩，節上黃旄君自加，看君明日戴

廚車。」其四，詠史，曰：「魏朝雙金鏡，俘得海濱侯，（遼王延禧）後來天水何綢繆，楚囚相對聲嗷嗷，勉公飽食行靈州，寶珠未獲吾尚留，人生遇合有如此，兩國屠王何足言，轉盼東昏（金熙宗）飲及死。」感時賦物，含情不露，詞婉而意約，深得風人之旨。數月前，師遷居茂苑，一日，徐子濬秋道酒滄浪亭，面水軒，冠裳濟濟，名流畢集，若陳石遺，金松岑諸前輩，均先後蒞至，作飲酒之雅會。章師詩興勃發，即席揮毫，曰：「滄浪近在盤溪曲，水澗真堪濯吾足，舉酒還酬薛舜欽，買山同作巢由僕。」高懷亮節，溢於辭間。人或有病其詩遺語晦澀，意以詞啟者，不知士生亂世，仿祖通世故，略解文章，吐辭遺情，又宜蘊藏宏遠，况淵博典雅如章師者，豈肯屈志相降，學成闕佛徒之子。要之，章氏論詩，獨具正眼法藏，其識極高，不可淺語。吾人生當陽九，戎馬流離，士尚俗學，野有餓殍，經術詩文，舉世所棄，噫，微斯人，我誰與歸？

越器之史的研究

陳萬里

越州繁器關於史的搜討，是一極有興趣的工作。日人小山

富士夫氏近著支那青磁，就宋會要歷代朝貢部分，得到吳越

錢氏於開寶、太平興國年間所貢進瓷器的明確記載是：

開寶六年二月十二日……錢惟濟貢……金襴龍鳳瓷器百五十事……

開寶九年六月四日……錢惟治貢……瓷器萬一千事內平事銀漆……

太平興國二年三月三日……惟進……金鉤酒器二百事……

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二日……惟進……瓷器五萬事金鉤酒器百五十事

可是錢氏之入貢瓷器，就史實所明示吾們的，不始於開寶

年間之貢宋，而始於同光二年（吳越寶大元年）之貢唐。依據

十國春秋的話，武肅、文穆、忠獻各代都有此入貢瓷器的記錄。如

卷七十七 吳越一 武肅王世家上

寶大元年之秋九月王遣使饋諸唐方物磁器漆器綾及龍鳳衣綾襪履
子及透萬空飾金器龍鳳錦織成紅羅縵袍襖衫彩色織器銀鍍花銅木
府子金排方鏡帶印衣白龍瑤紅地龍鳳錦被藤龍鳳箱等……

卷七十九 吳越三 文穆王世家

清泰二年九月王實府錦綺五百通金花食器二千兩金襴龍鳳瓷器二百事

卷八十 吳越四 忠獻王世家

天福七年十一月王遣使貢香銀五千兩絹五十疋絲一萬兩附封國王恩

又進細甲銀器箭筒等物又貢蘇木二萬斤乾薑三萬斤茶二萬五千斤及
彩色瓷漆器龍鳳酒樽寶網紙等物

在錢俶（忠懿王）納土前後時代所貢於宋的是

卷八十二 吳越六 忠懿王世家下

開寶二年秋八月宋遣……至賜王生辰禮物并加表紅幣一副金銀甲一副及
賜馬百頭是時王貢珍物甚夥於宋……錢氏有國日供奉之物不得遺庶
下則故曰絕色又云越州越進

太平興國八年秋八月王遣使于惟濟貢宋帝白龍鬚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
百事（吳越備史卷四太平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遣使賜王生辰禮物且王

遣使于惟濟貢上白龍鬚香一百斤金銀陶器五百事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兩

羅綺同一部裝一書太平八年一書七年耳）

論曰……常謂宋初朝貢宋帝中開國忠懿王入貢如緒黃龍龍鳳魚龍人

犀山寶樹等物及通印帶七十餘條皆香世之寶而金等項則器者一千五百

餘事水晶瑪瑙玉器者四千餘事珊瑚十高三尺五寸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

事金銀飾龍鳳船載二百艘銀器七十七萬事白龍鬚二百餘斤玉帶二丈

紫金獅子帶一金九萬五千餘兩銀一百二十萬兩錦綺色絲以萬萬計……

卷八十三 吳越七 列傳錢惟治

……王遣使饋諸唐方物磁器漆器綾及龍鳳衣綾襪履
金鉤酒器萬事吳越綾千匹（按即宋會要所載的開寶九年六月四日之入
貢又與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吳越錢氏……錢惟治當能較相同）

在宋史卷四百八十列傳世家三 吳越錢氏錢俶有一段

關於太平三年朝宋時貢進的詳細記錄，內中所稱之越器五萬
事，及金鉤瓷器百五十事，也就是宋會要所記載的。茲為錄出如

次：

太宗即位加食邑五千戶，御衣通天犀帶，絹萬匹，金器、珠珀器百餘事，金銀釧器五百事……三年三月來朝……御貢白金五萬兩，錢萬萬，絹十萬匹，綾二萬匹，錦十萬屯，茶十萬斤，建茶萬斤，乾薑萬斤，越器五萬事，錦線席千金，銀畫舫三銀飾，龍舟四金飾，烏楠木御食案，御床各一金，梓櫃，酸棗各一金飾，琉璃器三十事，金釧藤盤二金釧，雕象組十銀，假果樹十事，翠毛真珠花三套，七寶飾食案十銀，樽壺十罍一副，馮金釧越器百五十事，雕銀組五十，密假果剪羅花各二十，樹銀扣大盤十，銀鑿鼓二七寶飾胡琴五，絃箏各四，銀飾箏，方響，羯鼓各四，紅牙樂器二十二事，乳香萬斤，犀角象牙各一百株，香藥萬斤，蘇木萬斤……

此外見於十國春秋各書裏面，如忠獻王開運三年之貢晉忠懿王顯德五年四月七日八月十一日之貢周，乾德元年三年開寶五年之貢宋，雖沒有翔實的記錄，可是武肅、文穆之貢唐及忠獻天福七年之貢晉，都有秘色瓷器，自然在這幾次貢進裏面，吾們可以想到，也有秘色瓷器在內。

吾錢氏本身則十國春秋新五代史及吳越備史均稱武肅王節儉……常膳惟漆器……云云。大概此處所稱之瓷器，沒有用金、銀、或金釧的，而且究之史實，秘色瓷器有金、銀、越器則金

釧，否則通稱秘色瓷器，金銀飾陶器，釧金瓷器，越器等，並沒有金、銀、越器及釧金、秘色瓷器的話，那末金、銀與釧金恐怕還有點分別。假使是這樣的推測，越器可稱陶器，亦可稱為瓷器，不過在當時為什麼有時稱瓷器，有時稱陶器的情形？究竟瓷之與陶，是否在此時多少有點分別，這是一而二而一的名稱，似乎有一個問題在內。同時秘色瓷器與越器在當時所貢進的，是否也是一而二而一的名稱，這在歷史上不能給予吾們以明確的解釋。

就現在記載所顯示吾們的，忠懿王在太平三年所貢之越器有五萬事，而十國春秋依據宋兩朝供奉錄所稱忠懿王入貢金銀飾陶器一十四萬事，依此兩則看來，是越器之在當時，其生產量之大，可以想見。因此吾人可以推想到兩點情形：

(一)是需要大量生產。當然燒窯的地方，不止限局一隅，其範圍自必甚廣。現在就上林湖周圍數十里內所發見碎片的數量看來，可以證明當時燒窯之興盛，實為供應此種巨額之需要的關係。

(二)是忠懿當時既然「喜以器服珍奇為獻，不可勝數」(見新五代史吳越世家)是需此大量越器的生產，毫無疑義。當國者有此需要，即無供應臣庶用之餘地，那末所謂臣庶不得用者，或者在當時確實已無可以供給臣庶之用的生

產量，臣庶也就不得用了。

由此第二點的推想，我還覺得所謂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者，或是一個事實。因為史實所告訴吾人的有這樣的記載：「……益以乘與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見續資治通鑑）「……所上乘與服物器玩，制作精妙，每遣使修貢，必羅列於庭焚香再拜其恭謹如此」（見宋史錢俶列傳）。自然不論所謂秘色瓷器、越器、金銀飾陶器、金釧越器等器物，凡是貢進的瓷器，第一一定制作精妙，所以吾人現在看到的碎片，是有種種的圖案與型式，爲別種青瓷所見不到的。如此制作精妙之器物，豈是臣庶所得使用？第二修貢以前要焚香再拜，那末的慎重，爲的是恭謹事宋，自然如此名貴貢進之器物，臣庶禁用，可以斷定。不過因爲「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的關係，所以稱爲秘色，這句話恐怕還是問題。

最後蜀王建報朱梁信物金稜碗所說之「金稜含寶碗之光秘色抱青瓷之響」可以肯定的說，當然是越州所燒進之秘色瓷器，也就是錢氏貢進所稱之金稜秘色瓷器。同時錢氏奉梁正朔，也許就是錢氏所貢於朱梁的，因爲武肅文穆前後貢唐方物，亦有秘色瓷器及金稜秘色瓷器的原故。

後記

編者

近歲以還，云係中國出版界不振之年，各書局除翻刻大批古籍外，當推那些彷彿是應運而生的雜誌小報了。雜誌之中，尤以半月刊爲最風行，若論語，太白，人間世以及新刊之宇宙風等，都爲一般人所熟知。今本刊與世人相見，在外形上看來，也許有人要誤會我們和論語，人間世同軌，實則不然。本社同人，學德俱薄，斷不敢張幽默以感衆，立巧言以欺世。若我們能力所及，只想介紹幾篇不是徒托空言的文章給讀者辨辨滋味。雖然，這當中隔昨的與新鮮的都有，但隔昨的決非毫無依據，新鮮的也未敢故甚其詞。好在讀者自有眼力，操觚者可毋庸在此多贊。

湖上文苑一欄，執筆的都宿儒飽學之士。每有所作，皆極謙虛，不肯輕易發表。此次經編者數往徵求，始允見示，盛情可感。又本刊倉卒出版，諸多阻越，尙祈海內賢達，時賜教言，以匡不逮。

越風

半月刊

第一期

每月一日十六日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十六日

主編 黃 萍 蓀

發行者 越 風 社

印刷者 浙江省立圖書館印行所

杭州名律師一覽表

姓名	住址	電話號碼
沈爾喬	開元路廿九號	一八五九
尹廷輔	青年路見仁里十二號	二九五四
李煥章	開元路四十七號	一五二五
鍾福球	青年路尙農里二弄	一四三五
吳景夔	中馬市街七七號	一五一〇
錢培鈺	水亭址五號	一五一〇轉
秦綬章	青年路廿七號 駕橋街正楷印書局	二二〇〇一 二二六六
裘英	運司河下六十四號	三四四六
胡景清	上西大街達三里四號	
張澍霑	學士路九十六號	三五三六
董慕范	學士路鴻源坊一號	一六七〇
陳光黼	龍翔里二弄五號	
宋復	直飲馬井巷二號	三三四九
金明善	龍翔里一弄三號	
邵文晃	九星里二號	三六九三
錢家龍	北院紗路懷德里一號	三三一七
李錚	平海路二十二號	三五五五
張有亦	上西大街二十八號	一二六四
宣鉅誥	延齡路二號	三六四九
宋紹湯	飲馬井巷十三號	二二五六
朱啟晨	法院路三號	一五二八
張季忻	枝頭巷廿七號	
曹秉哲	平海路四十號	一五五〇
唐璋	後門馬橋堍扇子巷口 前門柴架橋堍十二號	二三九一

王衷海	性存路尙溫里三號	三一八五
王皞	長壽路松鶴里一號	二六三二
高鳳洲	下板兒巷三十四號	
吳澤坤	運司河下一百二十九號	二二三三二
吳一之	長生路十二號(孝女路口)	二一二二二
錢潮	長壽路同泰里	三三八〇
姚夢濤	奎垣巷與安里六號	
趙競初	泗水路二十二號	一三三一
黃問夔	學士路思鑫坊長生醫院	二八九七
鄭寶山	性存路餘二北里六號	
李天球	佑聖觀巷五十五號	三二二五六
江秉甫	龍興路十號	三六五八
陳紹裘	信餘里二五號	三五七六
黃靜如	新民路二百二十一號	
丁松	平海路板橋路口	
壬一仁	東坡路湖濱七弄第三號	一〇九六
陸清潔	平海路板橋路口五福里二弄一號	
錢祖彝	錢王祠路第十二號	三二二一七
史興生	湖濱路崇仁里十三號	三五四一
陸研臣	金錢巷三十八號	二六七〇轉
陳祖堯	新民路九十九號	
單懋清	新山醫院 新民路六十三號	二九六四 一〇〇九
陳卓生	薦橋街思孝巷十九號	一七一四
楊仰山	開元路四十三號	
瞿惕時	直飲馬井巷九號	一〇二九
	裏西湖智果寺內	三一一〇

